

詩人本色：平疇交遠風



8月13日，蔣平疇詩集《遠風詩草》在福建博物院舉行首發儀式。《遠風詩草》選了詩人于1965年至2021年間創作的166首詩，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。

蔣平疇為福建省老年大學教授、福建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、福建省詩詞學會副會長，是著名詩人、書法家和藝術教育家。他13歲即拜書

法大家沈觀壽為師，隨後又受教於陳子奮、鄭乃珣、潘主蘭、劉松年等文化藝術界專家名流。他的作品多次在國內外展出及在報刊發表。曾先後出版《書法述要》《書畫要義》《中國書畫精義》等理論專著。

“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孕育了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，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讓我陶醉，讓我歡喜。”蔣平疇表示，近60年來，自己帶着感恩，不斷地去感悟生活，並通過詩歌，將自己內心的感受表達出來。出版《遠風詩草》，是希望與大家分享自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。

福建師範大學張善文教授評價蔣平疇的詩“有少作，有晚作，或五言，或七言，率多律絕，所咏頗涉師情、親情、友情，及探勝懷幽之情、論書談藝之情種種。凡此情愫，蓋平素涵濡于心，發而為詩，故能情真意切。”藝評家何光銳說，讀蔣平疇先生的詩，感受他的“那份陶然頤然，那種

物我兩忘的投入”，“足以令人俗慮頓消”。

福建博物院院長傅柒生在致辭中表示，蔣平疇老師不僅是一名詩人，一位藝術家，還是中華文明的傳承者、傳播者，《遠風詩草》的出版發行，是對廣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表達。

福建省文史館副館長、詩人歐孟秋為《遠風詩草》寫書評道，蔣平疇先生家學淵源，詩書並美。這部詩集的近體詩反映了格律嚴謹，技巧嫻熟，張合有度的創作風格，兼有詩鐘的急智與開拓。可貴的是，作者把人生感悟與審美愉悅、想象與理解熔為一爐，雅緻地傳輸道味與美感。

活動中，蔣平疇書寫自作詩《榕南江心村即事》，并用福州話吟誦。來自福州、漳州等

地的學生朋友分別朗誦了《遠方詩草》中的詩篇，而張家壯、郭小凡、梁瑩瑩、吳雲瀚4位詩友分別用建甌話、江蘇話、廣東話、閩南話朗誦同一首詩。現場古腔古調，詩意悠揚，觀眾掌聲陣陣。

(陸秋明)



在敬畏與傳承中展示 ——《遠風詩草》讀後隨感

蔣平疇先生《遠風詩草》近日出版，捧誦之餘，賦得五律一首：

吟窗何所倚，書卷慣陰晴。
柔響如泉出，空烟伴月生。
剪裁歸本色，俯仰自澄明。
不盡相思處，三更滴雨聲。

拙作呈平疇先生，隨即接到他的電話。他似乎不無感慨地言道，畢竟是幾十年的好友。自古知音難覓，常是文人的情愫寄托。被欣賞的慰藉與愉悅從嬰童到龍鐘都是一種心靈需求。

蔣先生有一眾樂於傳統文化中薰染的友人和學生。他們是促成《遠風詩草》問世的忠誠的志願者。他們曾囑我以百字簡評的方式在媒體上推介《遠風詩草》。于是我在香江途中應約呈送如次：

《遠風詩草》是蔣平疇先生著的傳統詩選集。這部書的審美價值是讓讀者在領略中華文化的傳承中，鮮明地展示敬畏之心，涵泳之樂，融通之美。蔣平疇先生頗富家學淵源，詩書並美。這部詩集的近體詩反映了格律嚴謹，技巧嫻熟，張合有度的創作風格，兼有詩鐘的急智與開拓。可貴的是，作者把人生感悟與審美愉悅、想象與理解熔為一爐，雅緻地傳輸道味與美感。全書裝潢精美，活色生香，足可玩味和珍藏。

在翻閱《遠風詩草》時，我跟鑒賞力與創作力都具有相當水平的張奕專吟友就這書清、雅、工、穩的成就，達成共識，並引發了有益的思考。

可以說，蔣平疇先生的詩書成就極大地得益於父輩師尊的濡染。我記得蔣先生說過他們父子倆聯床說史的往事。乃父頤堂先生是一位擅詩能書的文化人。在困頓的一段歲月裏，他從不間斷地深入淺出地為兒子口述中國文學史。那淵博、睿智的潛移默化的力量，是造就遠風先生詩書並美成就的基石。我曾在評賞頤堂先生《咏菊》時說過：頤聯尤為精采。因是徵詩，贊道：“詩如明月開高會”，清雅得讓人無不心向往之；因是賦菊，直抒“花共西風戰幾場”，豪邁得使人為之玩味無盡。詩意的雋永便在動靜相偕、剛柔相濟之中。這是詩人心靈的表徵。一位清剛的文人透過大自然所鐘情的景物，表達豐富的情思，精煉而微妙地傳遞自身生命的冷靜與熱烈。

顯然我們從遠風詩裏可以覓得頤堂先生的影子。同時，平疇先生在他青少年開始的生活境況與文化氛圍極度矛盾的狀態下，他從福建文化名流陳子奮、潘主蘭、沈觀壽、劉松年等那裏獲得的教誨和滋養，是令人羨慕的優勢。

正因為他有這樣的嚴謹而名實相符的導師，所以平疇先生循正道而勤勉不輟。每一位他所敬重的前輩也都給予他孺子可教的評價。

在福建詩歌史上，遠的且不說。近代我們則以林則徐、張際亮的愛國心聲為自豪，又以同光體詩人力挽餘暉的艱辛而感嘆。直到當代活躍於福建詩壇為主體的息影林泉的十一家，潘主蘭、黃壽祺、陳子波、趙玉林、陳祥耀、陳景漢、李可蕃、蔡厚示、吳修乘、黃拔荆、丘幼宣等先生開拓了繼往開來的新篇章。

對此，蔣平疇先生可貴的是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，以前輩為典範，以精進為鞭策，從不自負自大。我們之間常常把承認與師輩的落差作為不懈進取的動力。一切文化自信都應是文化實力的表徵。這與無知無畏是天壤之別。因此，我們從來不敢以詩人、詩家自許。曾經醞釀運作的幾家集，因自慚形穢而自卸包袱。這種勇氣和智慧，應是敬畏之心的回歸。

蔣平疇先生作為我省一位聲名卓著的書法家，他的文化價值在相當程度上是能自書己詩。這一點讓不少書藝可觀卻拙於吟咏的人相形見絀。也因此，他的詩卷裏有自在自如的藝譚心得和感悟，有詩外功夫的滲透和融匯。

我時常驚訝於當今審美的異化，擔憂於社會戾氣、文化困窘、離經叛道的表現。這不妨冷靜地重溫熟讀唐詩三百首，扎扎实實地如遠風先生那樣從文化敬畏與傳承中展示心靈的座標，並有意識地去貼近時代，尋求創新的未來。

(菊潭)

